

优秀作家

《中国作家杂志社》主编

中国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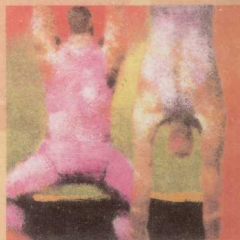
经典文库

文学即入学,文学即人生,文学不是历史,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

ZhongguoZuojia

JingdianWenku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葛均义

(下)

卷

优秀作家

《中国作家杂志社》主编

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ZhongguoZuojaJingdianWenku

葛均义

〈下〉

卷

重点作家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三十九

朱掌柜正在为灯发愁。

冻一盏冰灯，倒也有趣。就灌一小缸水，头一宿，只冻了一层薄皮儿。朱掌柜试了试，觉得不行，就再冻一宿。

傍晚疯了一阵雪，天骤然寒起来。翌日一早，小南方慌张地跑来，说缸冻碎了。朱掌柜一看，果然缸壁裂了一道大纹。女人心疼得直叨叨，说这缸是娘家陪送的，可结实了！那回小孩一块砖头扔上都还没碎，能盛两桶水哩！

缸里冻冰，本就是女人出的主意。朱掌柜知道同女人讲不出啥理，便又去琢磨灯的事。

铺子不同于人家，吃顿元宵，扎个灯，小孩子提着，四处照照，就过了十五。铺子不同，做的是买卖，讲的是排场，为的是生意。气势越大，买卖越兴隆，财运就越旺。这一条街，年年比着挂。朱掌柜想找人扎两盏好灯，同镇上的大买卖是比不了，左邻右舍的门市，不能显得小气。

女人便去张罗。找了几个个人，要的价，吓人一溜跟头。

扎灯是手艺活，一年里就一回。正月十五都扎灯，扎灯的人忙。高手艺的人，都排着班请，磨破了嘴，价也讲不下来。女人觉得肉疼，就出个主意，拿水冻两盏冰灯，倒也同旁家不一样。

朱掌柜原先想扎两盏走马灯。去年见“太和金店”扎了一盏，白天晚上不停地转。上面贴着孙猴子持棍，猪八戒牵马，沙和尚挑担，唐僧取经。转来转去，朱掌柜越看越觉得有意思。就想来年正月十五，也在自家的铺子前扎一盏。看得人多，买东西的人就多。这元宵，就一准比旁家卖得好。

缸冻碎了。女人想，这走马灯，看来是非扎不可了。得多少钱



回到家里，丈夫因为打了通宵麻将还在蒙头大睡。

事情本来可以无声无息，但是向海洋并不容许这样不明不白地久拖下去。几天后，朱慧丈夫收到一封打印的匿名信，信上从容地叙述了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的相爱，请这个被背叛的丈夫有自知之明，同意妻子的离婚要求，在正式办离婚之前，必须立即分居，随信附了这张照片。

朱慧走投无路，只有向丈夫讲出向海洋。她告诉丈夫，她恨这个人，恳求丈夫保护一个软弱的妻子的名誉。

朱慧丈夫随后把那封匿名信和那张照片交给了李木子，要求报纸为他伸张正义。李木子问他这些东西此前还有没有给别人看过？他说：怎么没有！凡是向海洋、朱慧认得的有些头面的人，我都要让他们晓得，这是一对狗男女！

.....

好长时间，方肃脑子一片空白，恍兮惚兮，不知身在何处。现实中的一切都在转瞬之间消失：惊喜、狂欢、美梦、悲伤、忏悔、自囚、期待、焦虑、艾怨。当已经过去的半个多月的时间像一道黑幕一旦被掀开，被掩埋的真相突然之间明白而残酷地呈现出来的时候，他反而突然之间变得麻木，甚至没有了痛感。

但他还是下意识地给朱慧打了个传呼。

朱慧马上就回了电话：

“你好。”

重又听到久违的曾经让方肃那么迷醉的娇气动听的声音，只是有一点掩饰不住的异样。

“你一直都在忙着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不太舒服。”

“生病了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“你现在在哪？”

“在外面……在我父母家。”

“你最近好吗？”



“朱掌柜叮嘱的，等你来，叫拿去，送你的！”

“我不要！”

小南方有些急了，“你不拿，叫掌柜的知道了——”

英儿“扑哧”一笑，提起篮子，向小南方挤了挤眼，说：“我明天再来找你玩！”

英儿出门的时候，刚想再过去看看朱掌柜到底是在做啥，见朱掌柜的女人拿着几根架条，正打房后走过来，就转身径直朝大树底走去。说不出是为啥，她不喜欢这个女人。觉得朱掌柜挺和气的，咋会娶这么个女人！

女人把架条放下，瞅着英儿的背影说：

“也是个浪妮子，随她娘，走道一扭一扭的。你看那两个屁股蛋子，长的多不要脸！”

一打过春，风刀子就卷了刃，扫在脸上，有些发软的感觉了。像地上的雪，已不见那么新鲜、精神。瞧瞧，有些发湿的味道。连天上飘来的雪花，也不再那么轻，那么晶莹，有了一种粘粘的感觉。

桩儿在雪地里，跟头把式的已滚成了一个雪人。见小猫奶奶正在折高粱秸，便抓起一把雪，攥成个雪团去打奶奶，一下打到了高粱秸上，粘成一个雪团。雪化得能粘住了。

“你这小狗头，咋打奶奶？”

桩儿跑开，见姐姐正一个人，在新雪上踩“八”字走脚，已踩出了一溜儿，像啥车压过的痕迹。旁边一个雪球，半扁着，小孩头那么大。桩儿便跑过去，接着滚。下坡滚得快，又是晌午，湿粘得很，连雪底的黑土都粘起来。一会儿，就滚得小车轮大了，便喊着：

“姐姐，快来帮我！”

小猫奶奶扎了两个小灯笼。旧灯笼打竿子上掉下来，摔碎了。前日，小猫奶奶又扎了盏宫灯，夜里头，拿竿子挑着，竖到了天上。

挂天灯，照天下。天下路，天下人行哩。

小猫奶奶年轻时，就喜欢扎灯，还会扎那满身彩瓣的荷花灯。要



洋烟的锡纸，稀罕着，等街上、洋铺子里拾些，明年给孙子也糊一盏。

儿子粘了一脊梁土，下菜窖，拿出了俩大红萝卜，拿菜刀切去顶，削掉尾，挖了心，做萝卜灯儿。夜里要上坟茔地，给爹和大哥去送灯。

小猫奶奶说：“夜里送灯，别叫桩儿他们去了，天黑，小孩儿的魂弱，别吓在那儿。”

“乱葬岗子”里吓掉了魂儿，阴气重，不好叫。

“娘，”儿媳推开门进来，“听说大帅府打奉天请来了戏班子，都是名角，要在大戏园子里唱大戏哩！”

“那你们等看完了戏再走吧！你把元宵煮上，吃完了，带着桩儿他们去看秧歌、观灯。听说大帅府扎了两条大龙，几十个人舞。耍龙的，都是军营里挑出的大兵。人上了万，啥能人都有。听说还有跑旱船、耍狮子的，挨铺子里集的钱。麻子大帅今年收了一万多老毛子兵，要大庆哩。”

天说黑就黑下来。像是还没黑透，朦朦胧胧微有些亮，是雪光。灯笼挑在外面，亮极了。一根棍儿挑着，映一团光，随着人走。空中稀落地飘零着几个雪花，瞬间就停了，敞出一碧万里的蓝天来。望一眼，令人心悸，竟会有这么深邃的夜空！

一天星河秘语，又有圆月涌将上来。

八月十五云遮月，正月十五雪打灯。去年的八月十五，好像是在眼前哩。孙子是八月十五见的，才几个月，就又高了小半个头。

桩儿只兴高采烈地拎着灯，和姐姐屋里屋外地照。小猫奶奶在屋里喊：

“连青豆树那儿也照照，埋土里了。照了，不生虫子，夏天好回来吃青豆。”

孙子、孙女应了，提着灯，踩着“咯吱”作响的雪地，满园子照。一棵棵樱桃树、李子树、沙果树，连那园西的半截土墙，也一一



照了。

那土墙上，年年爬满了拉拉秧、气包秧儿，结一墙彤红的“大气包”。摘一兜子，好玩。姐姐去照墙根儿，那墙根年年长一片脆嫩透明的指顶盖草。娇贵水嫩的杆儿，和上红砖头末儿砸了，抹指顶盖，彤红，极好看。

照完了园子，再照棚子，照粮食囤不生虫子。再照西屋，照墙角杳晃不生潮虫。照箱子里，别招虫子。照锅台，别爬蟑螂……

打灯笼，照四方哎！

一伙一伙的小喇叭，“呜哩哇啦”，一阵响过一阵，直要把一个镇子翻腾起来。

喇叭匠大棉套子捂着，腮帮子鼓起老高。吹响器的，到挣钱的时候，得吹的卖力气。

镇子里最能吹的人，是个瘸子，姓费。一个人，吹四支大喇叭。俩嘴角一边一支，鼻孔里塞两只。吹好些曲子，诸如《百鸟朝凤》、《秧歌调》一类。镇子里好些人不懂，只觉得调调儿好听。

老费是外来的，初来的时候，就在杏花巷那儿的桥头边吹，是个艺人。到了正月十五，好些请他的，不过他的价极高，吹一宿，要三块大洋。

一镇子街上，灯龙人海。

好几支秧歌，满城舞。小孩子好热闹，追着看。往人群堆里边钻。秧歌里七仙女、嫦娥、彩绸纷舞；小媳妇骑驴回娘家，猪八戒扛着耙子撵着，孙猴子、沙和尚丑丑的，常凑人群边上逗，唐僧却文质彬彬的。跑旱船儿，耍狮子，推花车，舞长龙……

一条的买卖街，灯火通明，拥拥挤挤着，尽是人了。

门市一家家，都开着，门口摆着茶水、洋烟、瓜子和糖果。

小猫奶奶挪着小脚，累一头的汗。秧歌没看成，光到处找孙子。到福寿老榆树底的时候，见朱掌柜和女人正在门前张罗着，迎秧歌队领头的喝茶、歇息。



朱家铺子门前，冻一片冰灯，高高大大，里面燃着红烛，甚是豁亮，一大群人在看。秧歌队在街上打开场子，往欢实里扭，七八只喇叭“呜哩哇啦”吹得震天响。

小南方正拎着挂鞭炮，“噼噼啪啪”地放着。看扭累了，累了，就再加挂鞭，叫秧歌队加把劲儿扭。

大半宿，累得腿都拖不动了，小孩子往炕上一躺，俩眼皮一碰，睡“呼呼”的。梦里还兴奋地大声喊。

小猫奶奶却睡不着，腰酸腿疼，翻来覆去，烙饼般。月亮和雪，打窗户逼进些朦胧的光来，有些伤感。死了的和活着的，过去的和现在的，都走马灯般在脑袋里涌现。

深夜，叫醒儿子，该送灯了。

夜依旧叫人寒。博大的山野，只有脚踩着雪地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响声。

虽是更无人静，远远望，镇子里依旧星星点点，满空灯笼高悬。

影影绰绰、恍恍惚惚的人影。坟地里，不少的灯了。到处是各种影子，躲躲闪闪，忽长忽短的，山里有风。

小道上，不少送灯的，有来的，也有回去的。

送的都是萝卜灯，一坟一盏，遥望着，一片。

亮着亮着，有的就熄了。被风吹灭了，有的是油燃尽了。

四十

三月十六，开山节了。

开山节是旗镇的大节。

旗镇没有春。过了冬，便是夏。冬去夏来的时候，就叫作春吗？

到三月十六，开了山，便算是旗镇的春天了。旗镇的春上，泥呀雪呀的，太丑陋。



桃花水疯了，到处是雪的融水，“哗哗”的淌，都是泥水。能见着的雪，背阴处，杖子根儿，山洼间，残着。也不再是白，一层的泥污。

水从泥污的雪底流出来，“汨汨”响着，街上、路边、巷子里，肆意地淌。所有的脚，都要踩在泥里水里。这样的時候，很难找到块干净的地方。

鸭子、鹅都放出来了，扑扇着飞不起来的翅膀乱跑。或把嘴伸进雪水里，很响地嚼着。公鸡飞到柴堆上、棚子上，伸长脖子打鸣。

路旁的店家，都在门口搭块板，或星星点点地垫几块砖头，伸到大街上。进来的，出去的，踩着走。

门口低，水都聚过来，汪洋一片。拿着锹清沟，吵吵嚷嚷的，水放哪儿去啦，到处有尖嗓子女人的吵骂声。女人尖利的高音，天生就是用来吵架的。

走道的人都抱怨，刚穿条新裤子，转眼就变成泥的。再有小雪落下来，落到地上，也变成了泥水。

靠种地吃饭的人，却喜这雪。落一场雪，化一层土，种麦子啦！

雪是麦的棉被哩。点了种的麦，盼的就是一场厚雪。啥人也得吃饭，扎不得脖。金子好，也当不得饭，吞下，就得穿肠而死。

一张张喜着的脸，说：“瞧这雨水，准收麦哩！”

一山山都化出来，却不见绿。像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人，光裸着，慵倦着，还没穿上衣裳裤子。悬崖哎，山涧哎，像受伤留下的疤痕。背阴处，有雪残着，星星点点。

偶见着点绿，叫人亲，知道是万年松。只有这种树，才是从冬里绿过来的。落叶松呢，只是一树树米粒大的星星苞儿。

自打剃过龙头，吃过糖豆、猪头肉，就一日暖过一日。一落过雨，坡上就见人。朝阳坡上，远远的一犁犁，吆喝着，穿耕在地里。播麦子，种在冰上，收在火里。撒了子粒，再有场雪被一盖，就等着收吧。



到开山节，山就开了。烟客们盼的就是山开。开山了，要种烟啦！

烟客一大早就下了山。靠山吃饭活命的人，哪有对山不敬的。一坡一岭，连道上都是奔淌着的水溜子。一道的泥泥水水，太泞，迈腿抬腿之间，有些粘脚。两脚大泥疙瘩了，就找块石头，或就草上蹭蹭。融的还只是一层的皮，泥下面还冻着哩。不小心，滑个趔趄，蹭一腿的泥。

人沿着山道，一直小下去，愈走愈小，愈走愈小。

天暖些了，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。吆喝声、叫卖声、呼喊声、吵骂声，一街上乱着。

一家家的门市，都在忙着卖纸卖香。明几个是三月十六，哪家不买几张纸烧烧？买香买纸的，大都是山里的烟客。进了店，认得，山前山后住着。没说过话的，也有些面熟，知道彼此的身份。见了，相互点点头，各买各的。

烟客不耐烦这集，闹得心乱。便打一小街岔出来，再转个胡同，好些嘈杂声便小了去，只抢剪子磨菜刀的吆喝声还在响亮。

抢剪子磨刀子的，扛着个四腿板凳，一头绑着个沙轮，一头嵌着块磨石，站在人家门口，一遍遍地吆喝着。有卖冰糖葫芦的，扛在肩上，彤红的插一大束，一些孩子跟在后边；也有货郎，摇着拨郎鼓，担着挑子，打小街上穿过。有老太太、小媳妇喊住，便放下担子，叫人家蹲下来，细细选。

慢慢走，有摆鞋摊的，掌鞋、补鞋的。

街边围一群人，站在石头墙下，边看边议论着。烟客欲走，终是忍不住，凑上前瞧瞧。

大红纸贴的，满篇字，却一个不识。上面画着一棵树，爆满了累累的银花。

这花烟客认得，是杏花。杏花巷里，都是这树。他的窝棚后边，也有几棵，结些小青杏，指顶肚大，酸牙。没等到熟，早叫人采了，



剩一树“哗哗”作响的叶子。

那一树花旁，贴着一张俊女子的照片。听周围的人议论说，镇子里要进行“杏花榜”选美。这一女子，是杏花巷里推出候选的，要争这杏花状元。烟客不觉脸上有些烧，一大把的年纪，却去看人家的闺女。待转身要走，却忽然像被定住似的，眼神紧紧盯住那女子，半晌，嘴竟有些哆嗦起来，喃喃地叫着：“媛儿，媛儿……”

几个人扭回头来，说这老头是疯了，什么媛儿，叫杏花。杏花平日里卖艺不卖身，是杏花巷里的名妓。

烟客失魂落魄地走，心乱如麻，糊糊涂涂地任两只脚驮着，也不知是要去哪里。猛一抬头，竟是走到杏花巷来了。

忙停住脚，不止是一回了。这脚，常常是不知不觉间，就把他搬到了这条巷子。

巷子里暖，一巷的杏树，都是粉红的星星苞儿了。间或有几朵，半是开的，雪白，清人的眼，叫人望见，便心情一爽。

门门都有女人站着。巷子里，有被女人拥着的男人，信手打树上摘下朵欲开未开的苞儿，或一朵半开的杏花，看着，嗅着，就扔到地下，被泥脚黏黏地踩脚底了。

不远处，有人正指点着：“这老头，老来这树底瞅呢。那么大岁数，穷馊馊的，心还挺花！”

“穷酸样，破衣邋遢的，还想逛杏花巷？熬不住，到快活岭打个野鸡过过瘾算了！”

“你可别小瞧这种人。听说，去年秋上来个人，穿着件破棉袄，破衣邋遢的，差点给轰出去。谁想却是个大财主，那破棉袄，竟沉得拿不动，里面藏的都是银元。”

烟客全听不见这些，一门心思都放在巷子里。站在那棵老柞树后，叫那树的枝干掩着，只把眼神注定巷子里十七八的一个女子。那模样，那眉眼，那含着的一丝幽怨——

恍恍惚惚中，竟是闺女了！



天刚朦朦亮，旗镇就醒了。三月十六，开山节，是烟客们的节哩。

开山嘞，种烟了。烟客们粉粉红红的梦，就幻在这山里啦。影影绰绰的，就有些人影走动了。

旗镇的年，是由节组成的。元宵灯节，二月二龙抬头，清明寒食，开山节，浴佛节，端午节，六月六虫王节，七月七乞巧节，中元鬼节，中秋节，九月九重阳节，腊月二十三，又是小年啦。

一个一个节过下来，就是一年。一年，一圈，一圆，慧悟大师的佛珠，还要一个一个地捻下去。

旅行家来到山前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。冷冷的风，已不再割人，太阳落在身上，叫人感到了些许的温暖。山崖下，野溪边，水泡子旁，一片一片的树枝、榛条、蒿草、石头上，都系着一溜溜的红布条儿，微风里摆着。数不清的人，焚纸烧香，叩头跪拜。

拜的是山神爷，山神老把头。活在山里的人，哪个不靠山神土地的保佑！

一山山，数不清的多少纸火，烟岚弥漫，半空中浮罩着烟云，久凝不散。

烟客没去山底，就在窝棚旁，寻一块平整些的崖石，把几个小馒头、几个苹果摆了。一个米碗，插着三炷香，有细烟袅袅升起来。把纸点着，折了根枝棍儿挑着烧。慢慢地燃尽，变成一堆黑灰。跪下，默默地祷告一番。见纸火确是烧尽了，拨拨，连火星儿也没了，就叩仨响头，站起来，香也燃得只剩下几点灰烬。

回了窝棚，烟客心里一阵激动。

毕竟冬天已熬过去，地里有野菜了。昨天回山的道上，见路旁的婆婆丁巴掌大了，伸着锯齿儿小叶，绿生生的。就顺手剜了些，溪水里洗了，蘸着大酱，清脆、活鲜！

荠菜、苣荬菜也盖住地了。柳蒿芽儿冒了，半月就吃得着了。新冒出的草芽儿，就是毒草也能吃哩！煮一锅，放两个干瘪的大烟葫



芦，熏人的香气和那苦丝丝的味儿，鲜爽哩。

死睡一天，误了去山下看野台子戏。走出窝棚，日头已烧在西天云层里。山尖、林子梢，残留着些许的夕阳。林子后的天空，已是浑沌的暗红色了。东山顶，有月亮正升起来。

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。山里亮堂堂的大月，已经圆了！

四十一

天空的云，大块大块地堆着，却无雨。云块和云块之间，呈露出一疙瘩一块的蓝天。敲响的钟声，缓慢地一声声地震荡着人的心灵。

旅行家站在旗镇高处，眺望着谷地的空旷和山峰的逍遥，忽然望到了那北山静矗的寺庙，就想，快四月初八了。到了浴佛节，寺就要热闹了。可惜山仍枯着，尚未绿起来。

说绿就绿了。一场雨，再一阵风，山忽地就一层绿了，且一天深似一天。山色一深，北大庙就潜藏进山林里去了，远远的，只能望见寺庙的红顶。

渐渐就走出了镇子。来来往往的一些人在挑水。小路穿过北大井、鸡毛店，就下了荒凉的谷地。

谷地里，贴着地皮，一层的薄绿。有人赶着牛车，吆吆喝喝地在往地里拉粪。

一条大河“哗哗”地流淌着横在眼前。歇了一个雪冬的北大河，又开始流淌了。旅行家后来在他的书中写道：

“北大河，只是一条小河，不深，涉着水，人是可以淌过去的。有牛车，经常涉着水过去。”

旅行家坐在河滩上，有凉冷的风，不住地吹着。

谷地很空旷，渐绿的荒草里，散放着些牛马，也有成群的羊。沿河一团团的树丛，如画般。有火车贴着北山跟儿，缓缓地在向西行，



把些烟雾飘散进山里。冰已是融尽，只一条涌流澎湃的流水。白花花的卧羊石，星星点点半浮在水中。

眼前，一溜省略号般的石头，歪歪扭扭的搭去河那岸，便是桥。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太，要去彼岸，正摇摇晃晃地走在河中间的石头上。

这条河，几十里，没座像样的桥。不远处有条老道，一辆四轱辘牛车正在过河。水深的地方，刚刚能湿着黄牛的肚皮。

河那边，山已逼得很近。朝对面望，林荫中，半山腰三座大殿的庙宇，举目隐约可见。大殿宏钟敲响的时候，狮子吼般的声音，撞人耳骨。这抬眼可望、仅隔了一条河的彼岸，不知道究竟有多遥远。

河是要过的，在这流淌了多少年又多少年的流水之上，有人铺垫了这星星点点的石桥。曾经有多少东西，在夕阳流水间，在去彼岸的路上被省略了。这一行行经年累月里，被永无休止、永无尽头的河水冲刷着、浸泡着、日日磨蚀着的不起眼的石头真的就是由此岸走向彼岸的路吗？

寒冷的水汽一阵阵漫过来，屁股底下的石头叫人感到有些凉了，春天毕竟是微寒的。

就站起来，走向河边。旅行家知道，他不是去彼岸，他去不了彼岸，他只是在过河。

他曾经在河的那边，遇到过庙里的住持方丈慧悟大师。老和尚正弯腰在河里打水。他问：

“哪里是彼岸？”

老和尚没有抬头，只说：“在此岸的那边。”

“此岸又在哪里？”

和尚将盛满水的桶放下，抬起头，指着桶里刚打满的水说：“施主你看，十方世界尽在这一水之中。”

旅行家愕然。老和尚提着水，上山去了。



旅行家一个人，走在上山的路上，没遇到一个香客。乍暖还寒，游人尚稀少。

院中空落着。殿屋、高树、庭院中一旁的石棋盘，只空空纵横着些纹纹络络。看来是很久没人下棋了，连两旁的石凳都已落了一层尘土。

一个小沙弥在院中走过。

旅行家走进大殿的时候，大殿极静，佛像庄严。殿内只方丈慧悟大师一人，正在蒲团上打坐。

旅行家到庙里来过，认识慧悟大师。谈玄论法，由棋盘谈到棋，也对弈过一局。

就再弈一局。石凳上各放一个蒲团，二人去上面坐了。拂去尘灰的棋盘，已多了两盒棋子在上面。

拭去遮蔽已久的尘埃，方能见清南北路、东西道。

老和尚打棋盒里，抓出一把黑棋子，扣在桌上。旅行家微微一笑，用中食二指，夹出一枚白子，轻放到石盘上。和尚将手揭开，拿手指将子两两拨开，最后只剩下一粒黑子。然后收起，将一盒黑棋子推到旅行家面前。

“啪！”一粒黑子，很响地拍到了棋盘的天元上。

旅行家同和尚下过棋，知道和尚的棋力比自己稍弱，这一子行棋过于空阔，无任何实地可言。因先行要贴子，可以说是让了半招。虽说棋盘上星座 361 点，点点都可以落子，但第一子拍在天元上，便往往有蔑视含义在里面，常能激起对方的火气，行棋便不够冷静，留下破绽。

旅行家第一子拍下，便一直望着对方。

慧悟老和尚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万物因境生灭。施主这第一子，便如日当空，普照八方。虽凌虚而光芒四射，惠万物于无形之中，高明之极！”便去对方的右上角拍下了一子。

旅行家的故乡之地，也有一座寺庙。庙中的和尚，修禅宗一门。



旅行家孩童之时，常去寺庙里听小和尚们斗答禅机。此时方觉得，这北大庙里的慧悟方丈，实在是比家乡庙里的和尚佛法高深。便再摸起一子，却不落下，问：

“敢问大师，为什么盘上有四个星位？”

慧悟大师微微一笑：“佛家讲成、住、坏、空为一圆，生、老、病、死为一圆。古棋，是要先摆好座子。四时，四方，四是方，也是圆也。”

“这棋中也有佛法吗？”

“一切都是佛法造就。一切都在慈悲之中。棋盘生理，纵横横横，便有棋子落下，自此黑黑白白，千劫万劫。世人为幻像所迷，只知棋子攻攻杀杀，却不悟棋子相反之外还有相对；除了相克，尚有相生和谐之理。何谓赢输，乃执着所致也。”

有人进香来了。和尚将盘上棋子一扫，仍是空空一张盘，线道纵横，虚实分明。问：“胜负何在？”

人不动，影子便静在地下。

棋子依理而落，棋局因子化生。再有棋子落下，已经是另外的一局棋了。

有清风拂过庭院，将几片枯叶“沙沙”响着吹去庭院那边。院庭边上，已见不少的绿草了。

四十二

北大庙，是方圆百里的大寺庙。佛诞之日，香火极旺。也有香客从千里万里之外赶来，山上山下，人山人海。山路行人挤拥，络绎不绝。

庙宇之上，大片的烟岚悬浮，氤氲缭绕，久凝不散。

朱掌柜同女人提了小桶来到河边。



河边的人极多，大都是镇里的买卖人。见了面，点点头，刚刚集市上见过的。

集市的鱼价猛长。也不只鱼，凡是活物，鸟、兔子，都立刻贵了一倍不止。女人说，买两只小龟吧，神龟是长寿之物。朱掌柜又买了一斤“柳根子”小鱼儿，一打眼，就知道是北大河里钓上来的。

没入伏的水，冷得扎人。即使是穿着皮裤下去，也得冰出腿疼病来。就抡着旋网打，也有下挂子挂的，水上浮一溜儿白漂子。也有静伸着鱼竿垂钓的，一举两得。钓鱼，也垂钓一份闲情逸致。

放生的人多，打鱼、钓鱼的就多。好卖，卖得上价。弄鱼的人，过的是日子。

朱掌柜和女人，沿着河，走很远，选一水清人静甩弯子处。

对岸一片十几棵河柳，都已经见绿。树下是成片刚冒芽的三楞草。激流的大河之水，蓦地在岸边甩起一湾，打着旋儿转向南，流出很远，才又甩了一湾，缓缓地向西流去。

河边水清，静着，能望得见河底的沙石。夏日过了鱼汛，就有成群的小鱼精儿，在这岸边的浅水处游来游去。

朱掌柜说：“就这吧！”

女人说：“这水深，省得再叫人捞去。”

就放下桶，慢慢倾倒，将一对小龟儿，连水一块，缓缓地倒进了河里。两个小乌龟立刻伸出头来，划动着四只小爪，飞快地向河中心的深水里游去。

一直是望着，只一、二米，水深得就不见了。

香客甚火。老人孩子，妇女游客，拥拥挤挤。打山底到山上，舍豆的人多，四五伙，“结缘豆”哎！“人前世不舍豆儿，不结得人缘。”黄豆啊，大豆或豌豆，煮熟，再撒些盐汁儿，大碗盛了，人端着结缘。赶庙会的人，念一声佛号，碗里取一颗，吃在嘴里，咸滋滋的，便结缘了。二溜子喜着，挨碗抓，嘴里还嘻皮笑脸地说着：“有缘哎！”一路吃到庙门前，一转眼，瞅见老刘头正在粥棚喝粥。